

一朵茉莉开出去 一轮明月照回来

——从《茉莉花》与淮南大众剧团的渊源探析淮南文旅

杨道文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这首歌，中国人几乎都会唱。可要问它是哪儿的民歌，十有八九的人会说：江苏的，苏州的，有人还会想到扬州、南京。要再说它跟安徽淮南有什么关系，多数人就摇头了。

其实这朵“茉莉”的根，就扎在淮南，确切地说，扎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新四军淮南大众剧团。而把这段渊源讲清楚，或许正是淮南做文旅融合发展文章的一个好开头。

一、十四岁的小团员，记下一段旋律

先说往事。淮南大众剧团诞生在上世纪的抗日烽火中，是新四军二师的文工团，因为常年活跃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得了“淮南大众剧团”这个名字。别的队伍扛枪打仗，他们一手拿笔一手拿琴，宣传抗日、动员群众、慰问演出，跟着部队在根据地辗转，用今天的话说，是一支文艺轻骑兵。

1942年，剧团来到六合金牛山一带演出。六合如今属南京，当年是淮南根据地的地界。金牛山这个名字，新四军二师的老人不陌生，前一年，罗炳辉将军刚在这里指挥了一场漂亮的对日伏击战。就是在演出间隙，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小团员何仿，听到当地一位民间艺人在唱《鲜花调》。

《鲜花调》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小调，把金银花、玫瑰花、茉莉花三种花放在一起反复咏唱。曲调婉转，一下子把小何仿听停住了。他母亲喜欢民间音乐，他从小耳濡目染，对旋律格外敏感。别人听个热闹，他听完就缠着艺人请教，一句一句用简谱记了下来。

记谱只是第一步。原始《鲜花调》三种花并列咏唱，唱词里还有不少俚俗的成分。此后十几年，何仿反复打磨，把三种花浓缩成茉莉花一种，唱词也修得干净雅致，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茉莉花》。

这颗种子埋了很久。战争年代，它在根据地的篝火旁唱过，在行军路

上唱过；直到1957年，已经担任前线歌舞团作曲兼指挥的何仿再度加工此歌，进京参加全军文艺会演，一炮打响，随即灌成唱片，传遍大江南北。

再往后，这朵“茉莉”越开越远。上世纪60年代，这首歌跟着周恩来总理走出国门，奏响在万隆会议的会场；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的舞台上，《茉莉花》的旋律率先响起；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更是大段采用了这段旋律。很多人不知道，《图兰朵》里的“茉莉花”，比何仿的改编还要早。十八世纪末，英国人约翰·巴罗把这段曲谱记下带回欧洲，收进了他的《中国旅行记》；一百多年后，普契尼据此谱写歌剧，让这个中国小调登上了世界歌剧殿堂。

于是这朵茉莉的旅程就成了这样一条线：一个江南民间小调，先去了欧洲，唱进了歌剧；八十多年后，又由一个十四岁的新四军小文艺战士在淮南大众剧团期间记谱改编，唱成了国民金曲，被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

淮南与《茉莉花》的渊源，就在这里，这朵茉莉，是从淮南根据地的土壤里采下、修整，再开向全国的。

二、淮南的家底，何止一碗豆腐

顺着这段往事往下捋，会发现淮南的文化家底，厚重得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先说源头《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率上千门客编著而成，这部被称为天下奇书里，二十四节气头一回被完整记录，“塞翁失马”“一叶知秋”这些成语出自这里，嫦娥奔月的传说也在这里被记录。一部书认领了这么多国民级典故，全国找不出几家。

再说古城。寿春是楚国最后的都城，4个楚王，共计19年，如今寿州古城墙保存完好；安丰塘又称芍陂，春秋时孙叔敖主持修建，2600多年过去还在灌田，前些年评上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八公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成语就诞生在淝水之战的古战场。

还有红色。抗战时期，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二师的家，军民在这里反“扫荡”、建政权、办剧团，淮南大众剧团和何仿的故事，就是这片热土结出的文艺果实。境内的“万人坑”等日军侵犯淮南罪证遗址，则是那段苦难岁月的沉默证物。

再有山水烟火。千里淮河穿境而过，硃山口、茅仙洞、黑龙潭等美景美不胜收；焦岗湖湿地芦苇连天，人称“华东白洋淀”；八公山豆腐传了两千年，淮南牛肉汤风行国内外，一城的烟火气，都是现成的。

再看这几年，2024年武王墩一醒惊天下，2025年《六姊妹》火爆出圈，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又办在了淮南。当年嫦娥奔月的故事写在《淮南子》里，今天总台秋晚的舞台搭在淮南的土地上，这个缘分，全国独一份。

三、淮南文旅，把珍珠串成项链

家底这么厚，可一说到文旅，淮南人不但自己心里都有数，还感觉到有点憋屈。知名度与家底不匹配，爱国诗人陆游人人知道，但他在淮南出生长到5岁，知道的没几个。《茉莉花》人人会唱，与淮南大众剧团的渊源，更是少有人听闻；留不住人，不少游客的路线是古城墙转一圈、八公山爬一爬、一碗牛肉汤下肚，下午开车走人，典型的“过路游”；资源散，古城归古城，山归山，湖归湖，各吹各的号，缺一条把珍珠串成项链的线。反观前两年，淄博靠一串烧烤、哈尔滨靠一场冰雪、天水靠一碗麻辣烫，先后火出了圈。有人说是运气，可运气背后，是人家把本地的“一招牌”研究透了、放大了、接住了。流量时代的逻辑就是这样，不看你有什么，看你能让人记住什么。

淮南能让人记住什么？至少有四张牌可打。第一张牌，认领“茉莉花的娘家”。把淮南大众剧团的史料系统整理，建一座陈列馆；与何仿先生亲属及相关机构合作，把“十四岁小团员与《茉莉花》”的故事讲透；做一台

音乐剧或实景演出，就在景区常演；条件成熟时，办一场“茉莉花开”主题音乐节。一首歌带火一座城，例子并不少，一部《边城》让凤凰古城名扬天下，一部《五朵金花》让大理风光进了千家万户，一首《刘三姐》唱红了桂林山水。国民级的《茉莉花》就攥在手里，不用，可惜了。第二张牌，把“源头”的文章做足。成语典故之城，《淮南子》里的二十四节气、嫦娥奔月、塞翁失马，个个都是可以开发文创、策划活动的富矿，“二十四节气之城”的名号已经叫开，还要往深里做。第三张牌，串珠成链。寿州古城、八公山、淝水之战古战场、焦岗湖，串成楚风汉韵一日游；新四军纪念林、小甸集特支等景点，串成红色忠义线。配上夜游、民宿、演出，把“半日游”拉成“两日一夜”，游客住下来，消费自然就长出来。第四张牌，接住秋晚这波流量。总台秋晚办在淮南，是国家平台递过来的话筒。晚会散场之后呢？主题线路要跟上，文创产品要跟上，话题传播要跟上。秋晚的舞台上有圆月、有嫦娥的意象，而嫦娥奔月恰恰出自《淮南子》，这个闭环拼出去，就是现成的传播爆点。机会窗口就这么几个月，接得住，淮南就完成一次面向全国的自我介绍。

说到底，文旅融合不是文化加旅游的简单相加，而是让文化开口说话、替城市开口吆喝。茉莉花的故事，就是最好的吆喝词。

八十多年前，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金牛山下，把一段乡音一句句记进简谱。他大概想不到，这段旋律后来会奏响在万隆会议的会场、响在香港回归的仪式上、唱进意大利的歌剧，歌越唱越亮，路越走越宽。

对淮南来说，这不只是巧合，更像一次提醒，这片土地埋着的文化种子，远比我们以为的多。把它们一粒粒找出来、种下去、开出花来，文旅融合这篇文章，淮南有得写。

今年中秋，月亮照在淮南的舞台上。当年从这片热土采下的旋律，如今在家门口的晚会上再度唱响，一朵茉莉开出去，一轮明月照回来。

□散 文

瓦埠湖畔月白风清

陈 强

月夜，我一个人漫步在瓦埠湖畔，那波光粼粼的瓦埠湖水，一浪一浪地向我身边涌来，偶尔会有一束浪花轻吻我的裤角，月亮像一盘白玉悄悄地爬上天际，映衬着一望无际的瓦埠湖水面，月白风清，温婉静谧。

瓦埠湖横亘寿州东南，襟淮带野，街月纳风，白日里烟波浩渺、风物舒展，及至入夜，风敛尘嚣、月垂清宇，便化作一方澄澈空灵的人间秘境。月白风清之夜造访瓦埠湖，方知古人笔下“天容水色俱鲜净”的意境。当暮色层层褪去，皎月一缓空明互回荡”的绝佳景致。天地洗尽铅华，万物归于静谧，唯有清风吹转、月色流淌，方显清雅无边。

夜色中的瓦埠湖，隐去了日间渔帆往来、岸柳摇曳的鲜活热闹，多了几分悠远空灵的诗意。浩渺湖面平铺向远方，澄澈的湖水，没有波澜壮阔的激荡，只有安然沉静的温柔。遥遥望去，横跨湖面的瓦埠湖大桥静立水波之上，“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剪影清疏，与天边皓月、粼粼湖水相映成趣，为苍茫湖景添了几分温柔

□随 笔

镜头里的国庆

代宜喜

十余载奔走煤矿、电厂宣传一线，我的镜头，始终定格在百里煤电热土的烟火。尤其是在国庆的重要时间节点，一张张新旧影像、一帧帧冷暖画面，串联起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岁月变迁，也镌刻下中煤人扎根岗位、守护平安、礼赞祖国的赤诚初心。普通人的平凡瞬间，正是时代发展最生动的注脚，也是国企担当最鲜活的写照。

早年的国庆记忆，藏在矿区泛黄的黑白照片里。那时节日氛围质朴纯粹，井口等候室是最热闹的阵地。每逢国庆，矿山女工自发坚守一线，为即将入井的矿工递上苹果、矿泉水，一句句“安全为天、遵章守纪”的暖心叮嘱，消解了井下作业的辛劳。闲暇时分，女工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乡土韵味十足的歌伴舞轮番上演，矿工兄弟们围坐一处，伴着欢声笑语欢度佳节。简单的仪式、淳朴的笑脸，是数十年前矿区最动人的国庆底色，藏着党群同心的温情与坚守。

时光流转，我的镜头见证着矿区国庆模样的迭代更新。十余年前，矿山文工团走进井口一线，接地气的地方小戏、贴

合生产实际的安全小品、朗朗上口的安全三句半，把安全理念、节日祝福送到矿工身边。把有华丽舞台，却有最真挚的情怀，每一段演绎、每一次欢笑，都让安全生产的底线意识深入人心，让国庆的喜庆氛围浸润矿区每个角落。

如今的百里新集矿区，国庆与中秋双节同庆，喜庆氛围愈发浓厚，企业安全关怀与暖心举措愈发务实。无“三违”矿工及家属抽奖活动，致敬坚守岗位、严守规章的奋斗者；安全灯谜趣味活动，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凝聚奋进力量。昔日静态的照片，蜕变为鲜活流畅的短视频，一键成片的喜庆画面循环滚动在井口大屏，光影流转间，尽显矿区和谐安定、职工安居乐业的崭新风貌。

镜头更迭，光影变迁，变的是记录方式、节庆形式，矿区容颜，不变的是代代矿山人坚守安全的初心、爱岗敬业的担当，以及对国泰民安、企业发展的美好期盼。

盛世华诞，初心如磐。百里矿区薪火相传，万千矿工笃行实干，以平凡坚守守护万家灯火，以奋进姿态致敬锦绣山河。

□诗 歌

九月，稻香里的中国

赵鸿冰

九月，秋风翻滚稻浪，
庄稼散发诱人的馨香。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秋风里的祖国山辉水媚，天朗气清，
到处都是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喜人景象。

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
沉甸甸的玉米笑弯了腰，
晶莹剔透的葡萄在阳光下闪亮。
每一株成熟的庄稼都低下头，
接受大地的检阅。
一幅幅画卷，
尽显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气象。

翻开寿春厚重的史册，
农耕文明的种子源远流长。
孙叔敖修筑芍陂，
造福一方百姓，成就楚国兴盛。
淮南王安汇聚豪门客，
编撰《淮南子》，传下豆腐的佳话。
书中记载的二十四节气，
指引人们春耕夏管，秋收冬藏。

北宋王安石在《安丰张令修芍陂》中写道：
“鲋鱼鲢鲢归城市，粳稻纷纷载酒船。”

北宋陈舜俞《寄安丰知县修芍陂》诗云：
“称与淮南夸好事，耕歌渔唱已相连。”
道尽淮潞两岸、安丰塘灌区的富足时光。

元代鲁明善在寿春任上撰写《农桑衣食撮要》，
提出“务农桑，则衣食足；

衣食足，则天下可久安长治”。
以月令指导农事生产，
是对农耕文明的丰富与弘扬。

丰收启新局，实干促振兴。
今日八公山下，淝水之滨，
古老的安丰塘灌区之上，
勤劳智慧的新农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扛起粮食安全的重任，奋力筑牢江淮粮仓。

科技创新、品牌创优，
稻田画美轮美奂，
把收获写在和美乡村的田野上。
一车车、一船船寿县大米，
带着乡愁的味道，
端上长三角、珠三角千家万户的餐桌。

九月，秋风吹来稻香，
汗水在脸庞流淌，
喜悦在眉宇间荡漾。
古老乡村披上节日盛装。
这是稼稼人的收获，
这是中国农民的节日，
这是新农人的无上荣光。
致敬辛劳的寿县人民，
每一天的履历上都写着奋发图强。

共同祝福：
稻香里的芍陂，
稻香里的家园，
稻香里的寿县，
稻香里的淮南，
稻香里的安徽，
稻香里的江淮大地，
稻香里的中国！
永远炊烟袅袅，富饶美丽，朝气蓬勃，
书写属于华夏大地的不朽辉煌！



翠湾 王霖辰 摄

作为在皖西南一个名叫黄泥巴塘的小山村土生土长了整整二十年的“山里娃”，自小便与我有着太多肌肤之亲的，无疑就是草木。正因如此，我对草木的香味喜爱有加。换言之，草木四溢的香味，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时时将我吸附。

至今依稀记得，儿时经常与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或模仿当年所看黑白电影里战士们埋伏时的情状，兔子一样钻进草丛中，好不让对方或“敌方”发现。于是乎，那时的自己，恰似萝卜掉进菜缸里，被浓郁的青草气息盐一般腌透了。有时由于等待得太久，以至于离开后，自己也变成了一棵草，浑身散发着草香。

至于独自或与小伙伴们一起，爬到树冠里，鸟一样叽叽喳喳个不停，被浓郁的树香包裹成琥珀，是常有的事。有时在树上待得香下去来，直至不得不下来回家吃饭时，一进门大人们就闻出来了，马上追问：“是不是又爬树上了？”无法否认，只好点头，因为那棵树无味，早已把秘密悄悄告诉了大人们。好在草木的香味也总受到大人们的欢迎，大人们也就因不怎么反感而不再追究。

毫不夸张地说，爱闻草木香的我，土生土长在小山村，便犹如鱼之得水。

□散 文

草木之香

徐满元

曾一度成为放牛娃的我，放牛时常常有意让牛在前面吃草，我跟在牛身后，为的是闻牛吃草时，像石头投进池塘，激起一阵又一阵草香的涟漪。那涟漪散开似一张巨大的蛛网，而我便是趴在那网中央的大蜘蛛，沉醉于草香之中。如果说“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不是柴可夫斯基、贝多芬/而是响彻我的童年的/牛儿吃草的声音”(拙诗《放牛娃》)，那掺杂着强烈泥土气息的草香味，便是嗅觉上开出的最美最香的花朵。

是的，我一直以为，草木开出清香、淡香或浓香的各色花朵，那是草木极尽己之所能，把草木之香发挥到极致。其状恰似一个诗人、作家写出了代表自己最高水平的诗文。而草木结出的香甜果实，又是对草木之香的精心提炼与高度概括，也是草木们给自己打上了一个个完美的阶段性，乃至最终的句号。这些果实中的一些，自然或人为地成为种子后，就又由终点变成了起点，新的草木便又应运而生，踏上征程，体

验生存，完成使命。正是这样的循环系统，才让草木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一岁一枯荣”的“离离原上草”如此，树龄以千百年计的大树亦如是。

我甚至怀疑，草木之躯便是缕缕香气巧妙凝结而成。要不，为何那些业已结束生命的草木，无论是作柴禾，还是当木材，都能释放自己生前积蓄的香气。这为我再次沐浴草木之香，提供了不出家门便可如愿的良机。

垂髫之年的我，经常帮忙往灶膛里送柴禾。这些柴禾大多为干透的茅草、秸秆、树枝、树兜及废弃木料等，燃烧时恰似打开香水瓶盖，随即散发出各自独有的草木之香。这香既是炊烟的味道，也是故乡的味道。其在我嗅觉的长卷上，钐下了永不褪色的印章，胎记般伴随我一生。

更让我难忘的是，童年时期，父母差不多每年都要请木匠来家里打农具、家具。尤其是打桌子、柜子、床等家具时，用的都是杉木、樟树、松柏等优质